

参演战机分散部署 50 多处,创冷战结束以来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兵力集结纪录——

“美空军史上最大规模”演习冲击地区安全

■徐秉君



上图:参加“部队重返太平洋”演习的美国空军 F-35A 战斗机在关岛机场停机坪列阵。
右图:“护身军刀 2025”多国联合演习期间,美国航母“华盛顿”号(右上)与英国航母“威尔士亲王”号(左下)在澳大利亚海域联合行动。

资料图片



此次演习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超常规的空间布局与兵力配置模式。据美太平洋空军披露,参演的约 350 架战机分散部署 50 多处地点,地理范围涵盖阿拉斯加、日本列岛至澳大利亚北部的广阔区域,创下冷战结束以来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兵力集结纪录。

分布式部署构成演习核心架构。美军打破传统集中驻屯模式,将 F-22、F-35 等第五代战机分散至天宁岛、塞班岛等地的二战遗留机场,同时启用位于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的前进基地。这种广域分散式布局,形成从第一岛链到第二岛链的梯次配置,使作战单元间距扩大至 1000 至 2000 公里,大幅增加了对手侦察定位难度。值得注意的是,美军将扩建后的天宁岛机场作为备用燃料枢纽,配合在关岛安德森基地部署多层导弹防御系统,已逐步构建起以关岛为核心的“分散部署—集中打击—梯次防御”新型作战体系。

兵力结构的模块化组合体现现代战争特点。演习一方面着重检验模块化部

署方式中各作战单元独立生存与快速重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部队重返太平洋”演习及同期举行的“护身军刀 2025”多国联合演习,测试盟友兵力模块化嵌入能力,推动实现联合作战力量整合。这种兵力结构的模块化组合,实质上是对“联盟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概念的实战化验证,旨在打通陆、海、空、天、网各域作战数据链,强化多域力量和联盟间协同作战能力。

破解所谓未来地区挑战

美军此次军演针对性和指向性十分明确。从演习代号“部队重返太平洋”不难看出,其命名逻辑与冷战时期北约“部队重返德国”演习高度相似,后者旨在应对华约集团的进攻。这种历史镜像的再现,充分暴露美军将印太地区视为“新冷战前线”的战略认知,延续了冷战思维的军事实践路径。

作战概念演练直指高强度冲突场景。演习重点测试“敏捷战斗部署”概念,要求小规模作战单元在西太偏远机场快速建立作战支点,具体包括天宁岛、塞班岛等地的二战遗留机场,关岛与帕劳之间的废弃岛屿机场,以及菲律宾的多处新升级基地。此外,演习还开展战机从关岛起飞赴天宁岛临时机场“热加油”等战术演练。这些演练课目充分展现分布式作战特点,试图通过化整为零的部署模式破解所谓未来地区挑战。

整合盟友力量服务于集体威慑战略。与“部队重返太平洋”同步展开的“护身军刀 2025”多国联合演习,覆盖澳大利亚北部至南海海域,共有 19 国参演。美军通过整合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盟友力量,重点演练多国装备互操作性等实战化课目,从而构建“美+X”的联盟作战框架。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在 2024 年美菲“肩并肩”联合演习中,美军对菲律宾巴拉望岛等新启用基地的战略效能进行测试,此次演习再次强化相关部署,其战略意图不言自明。

意图重构西太地区战略平衡

“部队重返太平洋”演习具备高度实战化特征。美太平洋空军官员声称:“我们正在模拟最严酷的战争环境,让飞行员在类似实战的压力下检验战术。”

演习中,美军打破传统演习脚本化设计,引入高强度自由对抗机制,将演习背景设定为应对“高端冲突”,模拟未来战争复杂场景。这种高强度对抗训练实质上是对未来战争的预演,展现了美军对各战所谓“高端战争”的谋划。

分析人士指出,“部队重返太平洋”演习的深层意图,还在于通过军事存在的常态化、作战体系的前沿化、联盟网络的实质化,系统性重构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平衡。这种以“威慑—实战”双轨并行的军事战略,无疑会对地区安全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从短期看,演习强化了美军的前沿军事存在,通过动态兵力部署增加了战略不确定性,给地区国家带来安全压力。但从长远看,美军的过度扩张面临战略透支风险,在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俄乌冲突延宕的背景下,军力资源转移可能导致美军全球战略布局失衡。

需要指出的是,此次演习,美军刻意展示分布式作战能力仍存在显著短板。例如,分散部署导致战机完好率明显下降,在“受威胁环境下”实施精准后勤补给面临多重挑战。这也说明,军事基础设施建设需要长期持续的投入,进行战略预置往往也意味着资源的巨量消耗,而美军所谓“敏捷战斗部署”,则面临后勤链条过长等诸多现实挑战。

度轨道,架空了“专守防卫”原则。

联合演训活动实战化与协同性不断提升。战后长期以来,日本在“专守防卫”原则束缚下,联合演训活动主要限于与美国共同进行的本土防御与灾害救援。2015 年“安保法案”通过后,自卫队在“积极和平主义”旗幟下开始大幅拓展演训对象,逐步与澳大利亚、东南亚国家、北约等开展双边或多边演习。演习内容也从人道援助、灾害救援等非战斗性课目逐步延展至两栖登陆、夺岛作战、空海对抗等实战性课目。在“护身军刀 2023”演习中,日本自卫队首次在澳大利亚亚试射 12 式反舰导弹,展示进攻力量,提升协同作战水平;2025 年,日本首次正式参与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护卫舰与美菲部队共同开展演训,内容涵盖两栖作战、情报协同与后勤保障等多个领域,借此提升与相关国家军队的战术协同能力。

日本渐进式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背后离不开美国的默许纵容。美国将日本视为推行所谓“印太战略”的“马前卒”,不断支持日本进行军事松绑。新版安保“三文件”升级日美军事同盟关系,从原先“日守美攻”切换为“齐攻齐守”模式。日本则借美国在亚太拓展霸权之机,加速扩张军备,抓紧向“正常国家”和“军事大国”迈进。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邻国带来深重灾难,日本非但不认真反省,反而表现出扩张装备的危险态势,不仅大幅增加防卫预算,不断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还拼凑军事“小圈子”搞阵营对抗,甚至不时冒出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杂音。这些行径严重违背日本“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严重破坏战后国际秩序,给亚太地区和平安宁带来重大挑战。

二战经典战例回眸

“在阿拉曼战役以前,我们是战无不胜;在阿拉曼战役以后,我们则是战无不胜。”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这样生动地概括了阿拉曼战役对二战进程的重大影响。

1941 年,当意大利军队在北非被英国军队击溃,希特勒派遣号称“沙漠之狐”的德军名将隆美尔率军增援北非,以挽救轴心国的不利局面。1942 年初,隆美尔率军向英军发动突袭,并先后攻占了北非重镇班加西、加扎拉防线和托卜鲁克要塞。1942 年 6 月,英军退守埃及亚历山大港以西的阿拉曼地区。8 月底,德意联军对英军阿拉曼防线南段进攻失利,被迫转入防御。1942 年 10 月 23 日至 11 月 6 日,英军发起针对德意联军的进攻战役。最终,隆美尔率军狼狈逃出埃及。

阿拉曼战役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重大转折之一,给予德意法西斯军队以沉重打击,扭转了北非战局。德意法西斯军队自此在北非一败再败,直至彻底覆亡。

间接路线的胜利——
在西方军事战略思想发展长河中,英国军事战略思想可以说是一个异数。与欧洲大陆诸多国家崇尚以武力直接进攻、正面对正面的思想不同,英国始终以大迂回战略等方式攻击对方战略体系弱点,偏好以间接路线的方式赢得胜利。

当纳粹德国把主要兵力投入苏德战场,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一直是盟国讨论的主要议题。然而,与罗斯福和斯大林坚持尽快在法国登陆的意见不同,丘吉尔坚持认为,1942 年英美盟军的兵力应该指向北非,从轴心国的“柔软下腹”部给其重击。

北非确实是“柔软下腹”。当德国和日本在亚欧大陆掀起进攻风暴时,受刺激的意大利把目光投向北非,妄图在非洲打造一个新的罗马帝国,企图和德日并肩。1940 年 9 月,意大利向驻北非英军发起攻击,但很快兵败如山倒,不仅未能占领埃及,还丢掉了利比亚和东非。意大利的败北,让希特勒开始担心德国战略侧翼的安全。1941 年 2 月,他派出隆美尔率军增援意大利,稳定北非局势。然而,事实证明,盟友意大利不只是德国在战略上的“漏勺”,更是德军在战术上的“黑洞”。

尽管德意联军赢得了几场战役的胜利,但这对于整个北非战略力量对比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反而因胜利导致的进攻惯性加速了德意联军在阿拉曼的失败。

胜败密码在后勤——
后勤供给是德意联军的最大短板。正如英国军事家富勒在评价隆美尔的失败时所说:“好像有一条有弹性的橡皮筋,把隆美尔的作战部队拴在了后方基地上。”

北非的贫瘠,让战争双方不得不依赖欧洲大陆输送战争物资。谁控制了地中海,谁就控制了从欧洲大陆到北非的通道,也就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对此,丘吉尔表示:“在战时,控制地中海是英国舰队的崇高职责。一旦达成此目的,所有国家在北非海岸的地面部队都将受到决定性的影响。能控制地中海的一方可以得到所需的兵力和物资补给,而另一方就像在花瓶中摘去花朵的枝条。”

英国在地中海的优势地位,使德国和意大利的后勤补给异常艰难。同时,英国还牢牢控制着地中海中部的战略要地马耳他岛,迫使德意运输船不得不绕远航行,大大削弱了运输能力。德意联军海运物资的卸载地的黎波里和班加西到阿拉曼前线,最远距离超过 1600 公里。由于没有铁路,只能依靠汽车运输,其油耗占据了整个前送量的 30% 以上,导致运到前线的物料一度不到作战要求最低数的一半。

与德意两国相反,英国对北非战场的后勤支援十分有力,不仅源

阿拉曼战役

■夏一东

源不断地输送了大量新式坦克、飞机等武器装备,英军总兵力也补充至 23 万人,在兵力武器上占据绝对优势。这使得德意联军无论如何调动,也难以摆脱后勤短板带来的困境。

领导力改变战局——
没有糟糕的军队,只有糟糕的将领。1942 年 6 月,当隆美尔攻下托卜鲁克后,他带着胜利的喜悦视察被俘的英军,略带怜悯地说:“先生们,你们像狮子一样强大,但却被蠢驴们指挥着,这真是你们的不幸。”丘吉尔或许会同感,1942 年 8 月初,他下令改组中东司令部,由亚历山大任司令,蒙哥马利任英国第 8 集团军司令。

蒙哥马利的上任成为北非战局的重要转折点。上任伊始,他立即宣布:取消所有准备撤退的命令。他多次视察前线,与官兵深入交流,让每一名官兵都感受到自己对胜利的重要价值,并特别重视培养官兵的团结协作精神。他主张在开战前,不仅要让每名士兵清楚自己的战斗任务,更要让他们明白如何通过自己的行为为整体胜利作出贡献。蒙哥马利的改革迅速弥补了英军上下级之间的“信任鸿沟”,使第 8 集团军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一支自信且富有战斗力的劲旅。

最能鼓舞士气的是战场胜利。1942 年 8 月 30 日,针对英军在阿拉曼的防御态势,隆美尔决定先发制人,发动阿拉姆哈勒法战斗。蒙哥马利识破了德意联军的作战企图,组织严密防御,使德意联军进攻受挫。此次胜利成为阿拉曼战役的重要节点,对于英国第 8 集团军而言犹如一针强心剂,部队士气空前高涨,德意联军自此转入战略防御。同时,这场战役也充分展现了蒙哥马利高超的指挥艺术,他不仅将英军从失败的泥潭中拉了出来,更为即将到来的决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2 年 10 月 23 日晚,蒙哥马利精心筹备的阿拉曼战役正式打响。1000 多门大炮同时开火,向德意联军阵地倾泻密集炮火。随后,英军装甲部队对德意联军防线发起猛烈进攻。经过 12 天的激烈战斗,英军于 11 月 4 日全面突破德意联军阵地。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隆美尔被迫下达全线撤退命令。11 月 6 日,英军因雨停止追击,战役自此结束。11 月 9 日,隆美尔率军逃离埃及,退入利比亚境内。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



1942 年,德军战俘经过阿拉曼的路标。

资料图片